

選擇性的緘默

好端端的一個人，為什麼會選擇不說話？「選擇性緘默症」(Selective Mutism)是個有趣的症狀。這也是個耐人尋味的現象，因為說話不說話，本來就是一種選擇，為何選擇不說話，就是一種病？

這個男孩十五歲，就是被診斷為「選擇性緘默症」。從小學開始，他就不開聲說話，老師拿他沒有辦法，只有讓他用眼睛來表達，同意時眨一下，不同意時眨兩下。又叫同學去幫他，讓他向同學低聲耳語，然後由同學代他發言。這些辦法在小學時還行得通，甚至讓他看來很有獨特個性。但是上了中學，一個不肯說話的人就很難生存，因為很多學習都是小組活動，同學再也不肯與他共組，免得被他的奇怪行為拉低全組的分數。

轉介這個家庭的社工感到十分氣餒，他說：「無論我怎樣努力，以各種方法去啟發他，換來的仍是一個毫無表情的反應！」

原來他在家中也是一樣不愛說話，家的面積很小，他睡在廳中，自己用書籍堆成一道牆，誰也不許碰。母親不小心移動了，他就會大發脾氣，鬧個不休。父親看不過眼，但是每次教子的經歷，都是不歡而散，甚至被疑為虐兒。

這個家庭，牽涉了各種不同服務機構。每個人都想這個青少年說話，但是千軍萬馬，都無法讓他開金口！

他們要求我們為這家庭作一個評估，同時警告我說：「別想他會與你說話！」

其實要他說話，並不是我的目的，我只是好奇，這個少年可以長久地保持緘默，身旁必有很多代言人。

與這一家三口會面時，少年人固然不說話，父母也沒有什麼話說。父母親只是零零落地數落兒子：不聽話，不回應，東西亂放，起居沒有規律。焦點都放在孩子身上，好像問題完全屬於孩子一個人的。治療師最怕碰到的情況，就是父母一同向你投訴兒女的行為問題，讓你無從著手。

因此我對他們說：「孩子是家庭的產品，在談孩子前，能否讓我先了解你的家庭？」

母親其實是個健談的人，她坦白地告訴我們，自己在國內的農村長大，丈夫是媒人介紹的，相識半個月便談婚嫁。來到香港，發覺一切都與想像中不一樣。她說：「當時很不習慣香港的居住環境，像籠屋一般！實在難受。」

加上這是丈夫的第二次婚姻，還留下一個幾歲大的兒子讓她照顧，一結婚就做母親，而且孩子對她十分抗拒，處處排斥她，可見這個過埠新娘有多為難。中港婚姻的悲哀，就是夫妻的結合，往往基於不同的需求，男人想要一個家，女人嚮往一個更好的天地，本來並無不妥，問題是，這種配合很容易造成一種同床異夢。來港二十多年，她還是保養得十分年輕。她承認，與兒子關係特別密切，與丈夫就無可奉告。談起妻子的經歷，丈夫無從答口，只好問她說：「你

有不開心的地方嗎？」沒有等她回應，便代她答道：「她一直都很快樂，沒有不滿意之處！」

對丈夫而言，他的最大苦惱是孩子不聽話，只想有人為他把孩子修理好，他並不願意去想妻子是否快樂。單憑這個小回合，就可以想像這對夫婦之間有著多大距離，反而是那個不說話的孩子，眼珠不停轉動，緊緊地關注著父母的一舉一動。

其實一個人不說話，並不等於沒有表達，眉目之間，他一直是不斷地回應著我們的談話，只是不用語言而已。

我讓少年人坐到我的身旁，對他說：「他們都說你不愛說話，你知道嗎，不愛說話的人，耳朵特別大，你的耳朵大嗎？」

他聽話地坐到我旁邊，讓我像醫生一樣檢查他的耳朵。

我又說：「不用嘴巴的人，會特別用眼睛，你的眼睛流利嗎？」

他的眼睛十分清朗，真的溜來溜去極為利落。

我又說：「你選擇不說話，一定有你的理由，聽說你在家中用書本把自己包圍起來，是想要保護自己的空間嗎？」

他聽不懂我的話，用眼睛示意叫我解釋。

我說：「有時大人的世界過於複雜，小孩子就會把自己收藏起來，用盡辦法與外面的世界劃分界線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」

他微微點頭。

與一個不用語言的人溝通，往往造成的效果就是他越不說話，你就越說話，而你越說話，他就越不說話。因此我必須記著不能比他更著急。但是在旁觀看的母親就按耐不住，幾乎所有我問孩子的話，都被她搶著代答，她是孩子的聲音，孩子的手腳。我叫孩子站起來讓我看看他有多高，母親的身體立即就移動起來。可見常年以來，母親的滿腔情懷，關注與渴望，都投注在孩子的身上。怪不得孩子一方面依靠她，一方面又控制她。

好在這是一個明智的母親，她知道長此下去，孩子就會成為「隱青」，只是她不知道，她自己也不知不覺成了「幫兇」。

我繼續對孩子說：「我知道你為什麼不說話，因為一直以來，很多人都代你說話。只是這辦法在孩童時代還行得通，長大了就會困難重重，而且長期沒有說話，想說也說不出來，因為已成習慣，你擔心嗎？」

他點頭，努力發出一些單字，我看這孩子長得唇紅齒白，面上已經長鬍子了，便忍不住開他玩笑：「你看，你已經長鬍子了，誰幫你刮鬍子，是媽媽嗎？」

他們都笑起來，母親也笑著自首：「他問我怎樣刮鬍子，我自己沒有這個經驗，只有憑想像去給他示範。」

我問：「怎麼不去問爸爸？」

這才確認，父親在家中好像完全沒有角色。

我叫少年拿出紙筆，把「隱青」兩個字寫下來。他背著一個大書包，卻說沒有筆，當然又是媽媽為他找筆。又說沒有紙，這次母親沒有動，倒是父親從衣袋裡找出一張紙頭給他。

我見少年人的字體十分清秀，便說：「如果不想做『隱青』，就寫下你的決心吧！」

他真的寫下「我不想做隱青！」

我示意他找父親幫手，他帶著紙條走到父親跟前，父親卻說了一大堆與話題無關的教訓。我嘆一口氣，對父親說：「我相信你一定很久沒有與孩子談話了，兒子找你幫他，你能否痛快地回應，好！我幫你！」

母親這才加把口說：「與他說話是對牛彈琴！」

也許你現在明白，這少年為什麼選擇不說話。他周邊有太多保護網讓他不必要開口，他的家庭關係也有太多難言之隱，雖說是選擇性的緘默，其實他別無選擇！